

◇铭心一刻

应急演练

我住的这座临河小镇，地界拢共就那么大，水却缠得紧。东边汲河绕着镇子边角淌，中间泮东干渠直直穿街过田，西边泮河弯弯曲曲盘着西岸，一整片镇子，完完整整被三条河水兜在怀里，像水波托着一方土坯。

本地人都懂水的脾气，年年夏初，雷打不动要办一场抗洪抢险应急演练。咱们镇上这场演练，半分虚活儿没有，实打实贴着真灾情来，一步一规矩，抠得死死的，半点不糊弄。

镇上新分来个小伙子叫李军，北方土生土长，从前在北方机关做公务员，刚调过来接手应急管理的活儿，头一回撞见这套阵仗，打心底犯嘀咕。

他长这么大，见惯了北方旱地风沙，从没被河水淹过家园，压根摸不透水乡人对洪水的执念。

你看这场演练，分工细到骨子里，一环扣一环，丝毫不乱。冲锋组的汉子们，一边扛沙袋、垒土坡、加固坝埂，把防汛物料码得整整齐齐，一边掐着时间模拟疏散，带着模拟受灾的群众往安全地带撤，人命永远摆在头一位；后勤组更是鸡毛蒜皮样样抓，防汛物资装车调配、临时医疗急救、撤离沿路插警示路标，针尖大的小事

都不漏；安置组攥着民生底线，临时安置板房提前搭好，饮用水挨个检测干净，大锅饭菜严把卫生关口，生怕灾民闹肚子；卫生院医生蹲守点位，驱蚊蛇虫的外敷药备满药箱，连老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梗这类常年慢性病的常备药，都按人头分装妥当；宣传组挨路劝导，扯着嗓子告知撤离路线、避险禁忌，安抚慌乱人心；前沿所有动静，全由应急指挥部统一发号施令，调度分毫不错。

李军站在堤边看着全程，眉头拧得紧紧的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不就是一场假演练吗？大水还没露头，风平浪静的日子里，又是调机械、又是凑人手、备满药品物资，兴师动众折腾一整天，未免太小题大做。

他憋了一肚子不解，趁着歇脚，跟身旁分管应急的老同事唠嗑，直白说出了心里话。

老同事没急着辩解，指尖往脚下这片演练场地轻轻一点，语气沉得发哑，“你眼下踩的这块演练空地，去年汛期，就是圩堤轰然溃口的裂口处。”

顺着老人的目光望去，三台挖掘机轰隆作响，铁臂起落之间，正在加急夯实破损堤身，补住去年撕裂的河堤缺口。老人缓缓开口，说旁人都说这是亡羊补牢，可水乡过日子，吃过洪水

吞家、淹田、困人的苦，才懂这迟来的修补、较真的演练，从来都不算晚。

李军愣在原地，风吹过河面裹着水汽，吹散了他心底所有轻视。他终于读懂这套繁琐流程、这场费力演练背后，不是形式主义，是水乡人劫后余生刻进骨头里的后怕，是吃过一次亏、不敢赌第二次的谨慎。

演练收队，夕阳落进三河水面，波光温顺平和，半点不见凶相。李军收拾台账时随口感慨，好在今年水位平稳，大概率又是平安汛期，这场熬心费力的演练，终究是防住了一场不会来的洪水。

身旁老同事合上防汛台账，淡淡摇头，指尖敲了敲桌面昨日水文监测报表——昨夜上游山区突发短时强降雨，山洪暗流早已过境河堤下方，方才整场演练同步进行时，脚下去年溃口的老堤，恰好躲过了一场复刻去年的决堤大水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◇闲情偶寄

漫摘葡萄尝

[郑州]王吴军

道的，是慢慢的，一步一步来的，像一个温柔的人，不急着说话，只慢慢地陪伴着。

最动人的，是葡萄架下的时光。有一回，奶奶坐在架子下面择菜，我坐在她旁边吃葡萄。她把葡萄皮收在一个小碗里，说可以留着做肥料。我一颗一颗地吃葡萄，她一根一根地择菜，谁也不说话，可谁都觉得安心。那个下午的安静，是葡萄架给的，叶子挡着太阳，风从叶子间穿过，我们坐在那一点点的阴凉里，做着自己极小极小的事。那种安静，后来再也没有过。

葡萄让人慢下来，看着它从一粒小小的青珠子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变成一颗紫得发亮的果。它不急的，你急也没用。你得等它自己愿意。唐诗里有一句“西园晚霁浮嫩凉，开尊漫摘葡萄尝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漫摘的“漫”了，慢慢地，散散地，不为什么地，摘一串葡萄，尝尝。那个“漫”字，像是从从容容才有的心境，不急，不赶，日子里没有要紧的事，葡萄熟了，便摘来尝尝。眼下就有这样一串，被我托在掌心里，紫得近乎黑，霜薄薄地覆着，像一小团收敛了落日精华的、沉甸甸的光。

那一刻，世间最要紧的事情，也就是那串葡萄了。

院子角落里那架葡萄，是奶奶早年种下的。当初只是一根细细的藤，她用竹竿搭了个矮矮的架子，那藤便顺着往上爬，一年一年，竟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。阳光从叶子间漏下来，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晃动的光斑，像谁在那里铺了一地碎银子。

葡萄就藏在叶子底下，一串一串的，垂着。青的时候，小小的，硬硬的，像一粒粒碧玉珠子，咬一口，酸得人皱眉。奶奶说，别急，等八月。于是我就等。每天放学回来，都要站在架子下面仰头看。看那些小小的珠子一天一天地变大，颜色一天一天地变深，从青变成淡紫，从淡紫变成深紫，最后紫得发黑，上面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
摘葡萄的时候，是不能急的。我踮起脚，轻轻托住葡萄串的底部，用剪刀齐着藤蔓剪下来。沉甸甸的一串葡萄落在手心，凉凉的。

最欢喜的，是摘下葡萄就吃的那一口。洗过的葡萄，咬开一个口子，里面的果肉青白青白的，半透明的，像一小块凝固的玉。舌尖轻轻一顶，那薄薄的皮就破了，甜汁一下子涌出来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凉丝丝的，甜津津的。那种甜不是霸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